

英汉对比教学视角下的《邓颖超致宋庆龄的信》汉英翻译

李思露

(广东理工学院, 广东 肇庆 526100)

摘要: 本文聚焦于汉语与英语在句子构造上的核心差异及其对翻译实践和语言教学的影响。通过对《邓颖超致宋美龄的信》的解读, 展示了汉语语言的简洁凝练、流畅典雅, 重意合特点, 为翻译教学提供了丰富素材。文章指出, 汉语重意合, 通过内部逻辑关系连接句子; 而英语重形合, 句子间结合紧密。在翻译实践中, 需深入理解两种语言的特点, 找到平衡点, 实现有效互译。随着全球化加速, 语言在跨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凸显, 翻译教学需传授语言转换技巧, 培养跨文化沟通能力。本文旨在提供一套有效的翻译方法和策略, 帮助学生提高翻译水平, 为未来语言教学和跨文化交流贡献力量。

关键词: 意合; 形合; 翻译方法和策略

一、引言

英语与汉语隶属于两种不同的语系, 所以它们的语言特点也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英语属于形合语言, 有严谨的主谓结构, 呈现刚性的特点, 其句子注重显性衔接和以形显义; 汉语属于意合语言, 多用散句、松句、紧缩句、省略句、流水句、并列句或者并列形式的复句(连淑能, 2004)。由于中西方在文化、社会历史、哲学和思考模式等方面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导致了这些独特的语言特性。通过对比分析英汉语言特点, 不仅能深化对语言本质的理解, 还能促进跨语言的有效沟通与教学(连淑能, 1993)。本文选取了《邓颖超致宋庆龄的信》中的部分段落, 在分析原文语言特点的基础上, 根据英汉语言的繁复与简短, 形合与意合, 人称与物称, 静态与动态的特征来进行汉英翻译。

二、繁复与简短

连淑能先生首次概括了十个汉英语言的表述特点, 其中包括了烦琐和简洁。在这里, 简洁主要是指汉语的一个重要特性, 也就是说, 汉语的句子结构简洁明了, 表达方式自由、生动, 没有过多的冗余感(连淑能, 1993)。与之相对的繁复即纷繁复杂之意, 主要是英语句式的特征之一。重形合的语言注重以形显意, 句子各成分之间的逻辑关系靠关联词等显性连接手段来直接表示, 在借助丰富的连接手段之下, 英语句式便呈现出繁复的特点。

在翻译《邓颖超致宋庆龄的信》这类富含深情与历史感的文本时, 学生需注意到原文句式简短且松散的特点, 并理解在英译过程中需依据英文的行文习惯, 即强调时间与逻辑顺序, 对原文进行重新分句与组句。例如, 原文开头“庐山初识, 匆匆五十年矣。山城之聚, 金陵之晤, 犹历历如昨。”虽未使用任何连接词, 但在英文翻译中, 教师应指导学生如何运用连接词将这些简短的句子串联成长句, 明确展现各句之间的逻辑关系, 实现从汉语简洁句式到英语繁复句式的自然转化。除此之外, 末段“我于夫人交往, 数十载矣。历时弥久, 相知愈深。直率陈言, 尚祈谅解。海天遥隔, 诸希珍重。临颖神驰, 期待回音”。文中中文多以短句为主, 多散句, 对偶句及流水句, 是典型的汉语简短句式, 不仅省略了主语,

整段句子之间也没有连接词, 但是读者可以依靠语境来理解作者要传递的感情。如“海天遥隔, 诸希珍重”通过“海天”暗示距离遥远, 并省略了具体的担忧和祝福, 但读者能理解其深层含义。在汉译英的教学翻译过程, 英文句子往往更长, 包含更多的细节和修饰, 例如, “We have gotten to know each other well over time”则是一个包含时间状语的复合句, 虽然意思与中文相同, 但英文句子结构更复杂。英文语法结构复杂, 还表现在需要更多的连接词、从句等来表达完整的意思, 例如, “because we are two places far away from each other, and it is difficult to meet”这样的从句结构在英文中很常见, 但在中文中可能会通过更简洁的方式表达。此外, 英文既包含直接陈述, 也包含间接表达, 如“I hope you can understand and tolerate my blunt statements”既直接表达了希望对方理解, 又间接提到了过去的直言不讳。这一翻译教学过程不仅锻炼了学生的语言分析能力, 还加深了他们对英汉句式差异及翻译策略的理解。

三、形合与意合

美国翻译学家奈达认为, 英汉在语言上最重要的一个区别就是形合和意合的不同。英语是重形式的语法型语言, 造句常用各种形式手段连接词、语、分句或者从句, 注重显性衔接, 注重句子形式, 注重结构完整, 注重以形显义。汉语是重意会的语义型的语言, 造句少用甚至不用形式连接手段, 注重隐性连贯, 注重时间和事理顺序, 注重功能、意义, 注重以意役形(连淑能, 1993)。

四字词语常常是意合法的佳作, 不仅节奏简洁, 而且讲求逻辑关系, 在汉语中广泛使用, 也产生了别具一格的效果, 使人从中获得审美体验, 具有极强的感染力(张明梅, 2013)。

这篇原文中就多用四字格, 比如首段的“庐山初识”, “山城之聚”, “金陵之晤”, “历历如昨”和末段的“历时弥久”, “相知愈深”, “临颖神驰”。文中大量四字格的使用体现了汉语的匀称对偶, 节奏铿锵和简洁凝练。仔细分析句子的结构, 发现多处省略主语, 连接词少, 使中文的意义相合。

汉语形散而神不散的特征也体现了其意合的形式。相比较而言,英语重形合,常用各种形式手段连接词,其句子总有一定的框架,主谓结构是统领英语全句的基础,而其他附加成分就像主干上的小枝丫,呈现一种“树型”结构(吕瑛,2014)。所以在汉译英的过程中需要依据语境将逻辑关系推导出来,在英语中用连接手段把信息之间的语义关系清楚的直接表达出来。比如,首段的“别后音讯阔绝四十余年,诚属憾事。幸友谊犹存,两心相通”,在翻译的时候,用“that”,“Fortunately”等词将句子结构加以扩展和组合,形成纷繁复杂的长句,译为“*It is a deep regret that we had lost contact with each other for more than 40 years. Fortunately, our friendship still exists and our hearts are connected.*”一般情况下,句中若有叙事部分和表态部分,英语常常是表态部分(判断、结论等)在前,叙事部分(事实、描写等)在后,即先总提后分述,或者先讲结果后追叙过去,汉语的顺序往往相反(连淑能,1993)。句中的“诚属憾事”表达的是作者的遗憾之情,属于表态,在汉译英过程中,可以放到句首,使其符合英语的表达习惯。

四、人称与物称

汉语的主体意识表现在其多用人称表达法;而英语则为突出“物”为主体地位的特点,常用被动式和非人称表达法,让事物以非主观的口气呈现。所以英语常用物称作主语的说法。英语非人称主语常常采用“无灵主语”和“有灵动词”搭配使用(张悦,吴悠,胡金,2019)。比如,“庐山初识,匆匆五十年矣。”这个句子汉译英时可以将时间译作无灵主语,译为“*More than 50 years have elapsed since our acquaintance at Mt.Lushan*”。

英语中常用非人称主语表达,往往注重什么事发生在什么人身上,而汉语则较用人称主语表达,往往注重什么人怎么样了。原文的倒数两段的句子的主语大部分都是“我”,如:“我亦年逾八十”,充分体现了汉语的主体意识。而首段中的“幸友谊永存,两心相通”和“近闻夫人健康如常,颇感欣慰”都省略了主语,属于主动句,都可翻译为用it作形式主语的无人称主语句。

五、静态与动态

仔细分析文本中的用词特点,发现动词居多,比如“识”,“别”,“存”,“遇”,“道”,这也从一方面突出汉语擅用动词,叙述呈动态,而英语擅用名词和介词。在汉译英时,汉语的动态句要向英语的静态句转化,部分汉语动词要向英语的名词,形容词或者介词词组转化(施维,2008)。“山城之聚,金陵之晤,犹历历如昨。”中的“聚”,“晤”都可以转化成英语的名词,并放在主语部分,可翻译为“*Our gathering in Chongqing*”,和“*meeting in Nanjing*”。

汉语是动态性语言,一个句子中可以同时出现多个动词,而当英语的句子中出现多个动词的情况时,就会以一个谓语结构为中心,运用动词不定式、分词、介词、连词、关系代词、关系副词等连接手段将句子糅合起来,形成向外辐射的状态(潘雅青,

2018)。第三段中的“回首当年,国难方殷,夫人致力全民抗战,促成国内团结,争取国际援助,弘扬抗日民气,救助难童伤兵,厥功至伟。”“夫人”这个主语后面有多个动词,分别是“致力于”,“促成”,“争取”,“弘扬”,“救助”。在汉译英时,为了符合英语的表达习惯,只能有一个中心谓语,通过分析句子结构与语义,可以将“夫人厥功至伟”译作句子的中心主谓结构,其他的谓语动词可以借助并列结构,所以可译为“*Your efforts to fight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promote domestic unity, seek international assistance, promote anti-Japanese morale, and rescue children and wounded soldiers have been of great merit.*”

六、结语

在本文的教学翻译探讨中,深入剖析了汉语与英语在句子构造上的核心差异,这些差异对于翻译实践及语言教学具有重要意义。汉语以其独特的意合特点,通过内部的逻辑关系将句子紧密相连,形成形散而神聚的独特风格;而英语则更倾向于形合,句子之间通过各种语言形式紧密结合,展现出严谨的结构特点。通过对《邓颖超致宋美龄的信》这一经典文本的解读,我们进一步领略到了汉语语言的魅力。该信语言简洁凝练,短句散句交织,对偶句频现,行文流畅且文风典雅,展现出作者深厚的语言功底和独特的表达风格。这样的文本不仅是对语言艺术的致敬,更为翻译教学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启示。

在翻译实践中,要深刻认识到,无论是英语还是汉语,只要对其语言特点进行深入的分析与思考,就能够找到两者之间的平衡点,实现英汉之间的有效互译。这一过程中,我们不仅要关注语言形式的转换,更要注重语言意义的传达,确保翻译结果的准确性和流畅性。

随着全球化的加速发展,语言在跨文化交流中的作用愈发凸显。翻译教学不仅要传授语言转换的技巧,更要引导学生深入理解语言背后的逻辑结构和表达方式,培养他们的跨文化沟通能力。通过本文的教学探讨,希望能够为学生们提供一套有效的翻译方法和策略,帮助他们在实践中不断提高翻译水平,为未来的跨文化交流打下坚实的基础。总之,本文的教学探讨不仅深化了我们对英汉句子构造差异的理解,更为翻译教学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在未来的教学实践中,将继续探索更多有效的翻译方法和策略,助力学生们在翻译实践中不断成长,为语言教学和跨文化交流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 [1] 张悦,吴悠,胡金.从人称与物称角度看英汉句式翻译对比差异——以《骆驼祥子》葛浩文译本与施晓菁译本为例[J].英语广场,2019(09):7-8.
- [2] 潘雅青.英汉形合与意合对比[J].海外英语,2018(12):214-215.